

# 永远的翻译课

——纪念马悦然先生

王晔

高龄还不顾眼疾审阅我的译稿《海姆素岛居民》。再后来，我便不敢再用长篇译文惊扰他老人家了，但那种翻译不放过一个标点的谨慎，那种仔细感受原文，再推敲中文的手法，我也尽力模仿。点点滴滴地，他给我寄来翻译理论文字；他直言不讳地点评过一些学界翻译案例，告诫我引为前车之鉴；他在我的译稿上加红色批注。从文学研究及写作与翻译的关系，从辞典选择到译本选择，从地名的音译和意译，到注释的写法等等，他给予我宏观和微观的谆谆教导，等于给我上了不可多得的翻译课。我后来又翻译了更多作品，本来无心于文学翻译的人，继续做了“纺织女工”，也是因为潜意识里多少觉得，不可辜负这样一位恩师的栽培。

然而，我们的话题也不限于翻译。马悦然先生曾学习日语，后来缺少使用环境，口语是忘了，但不妨碍他饶有兴味地翻阅日文书籍和辞典。所以，他喜欢和曾经留学日本的我谈日语语言和文学话题，比如生田春月或俳句。他也会在收到美国学者 Scott Minar 教授“关于马悦然教授的翻译艺术”一文后，兴之所至，在某一年的12月23日也转发给我，分享“这一份收到的圣诞好礼物”。记忆尤其深刻的，是有一年夜深人静时，叮咚一声，电子邮箱里接到一封来自马悦然先生的信件。原来，那一天，他的夫人陈文芬女士因脸颊上一粒小囊肿刚刚动了手术。手术因种种缘故比预计的拖延了七小时。术后，夫人躺在病房里还未苏醒，他自己按医院规则，不得不在黑夜独自回家——不能寐，内心被心疼和焦虑填满。次日知道手术结果，明白了实为虚惊一场。但等候结果的过程漫长，对于马悦然先生来说，实在是过于漫长了。

马悦然先生在语言学、文学和翻译上的成就无需我来赘述。他谈起中国和中国文学如数家珍，谈起他的老友新朋友爱惜才——这是我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后学的个人印象。对于一个人的看法，因为每一个人和他互动范围的不同，观察角度便不同，结论一定会存在差异。然而，所有的那个人一定都看到了，马悦然先生对于中国及中国文化有无限的热爱。

谈起马悦然先生和中国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总是为人瞩目的话题。与“马悦然先生对于中文作家得奖所起的作用”这个或显狭窄和实用的关注点相比，我以为，他对于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译介和推广的意义应该更重大。由于瑞典学院保密原则等种种因素，获奖推动力之多少难以以为外人所知，更难量化；不过，压力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另类参照指标。中文作家获奖后，马悦然先生还来不及从欣喜中平静，便在瑞典和中国媒体及自媒体上遭遇了“秀才遇到兵”式的口水浇灌。有道是人言可畏。那时，我也曾劝高龄的马悦然先生“不必回应”，“可能不动真气”；他却轻描淡写：我不怕那些聒噪。马悦然先生似乎从不知老之已至——他不怕。他在九十三岁还翻译出《庄子》；三年前骨折，其后在医院屡进屡出，却还在去年的瑞典学院危机中主持了学院轮值主席的工作。我不了解他在学院的主张和个中曲折，不过，面对瑞典媒体，他始终以我口说我心，他的无畏和真实令人感佩。

马悦然先生在九十五岁高龄，坐在自家熟悉的椅子上驾鹤而去。也许这位南坡居士知道，不好让神交已久的辛弃疾等待太久，前去把酒欢谈的时辰已到。然而，这对于学界自是重大损失。马悦然先生在我们这个时空停留时，我们有时几乎习以为常；他走了，就是永远——世上再无马悦然先生，这一遗憾的结局无以改写。我们哀悼也无济于事，只能在此后的日子里，通过阅读马悦然先生的文字，想象他曾如何浓烈地活过，想想他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里有惊有险也妙趣横生的丰富细节。

2019年10月21日 马尔默

九月底，京都古书会馆举办古书市。中午一下课，老师就赶去购书，我平时喜欢逛旧书店，所以也跟从老师去了。日本的古书市，常常分发购书目录，参展的各家书店将部分商品编了序列出，末页附有一张订单，收到购书目录的读者，如果在目录中有想要购买的书籍，可以将书名和编号填在订单里，用传真、电话或者邮件的形式回复给主办者。假如同一本书有重复的订单购买，则在书展前一天通过抽签的形式决定花落谁家。

我没有购书目录，老师将自己的那册给了我。我向老师目录里有没有看中的书。老师说没有，“不过，书市总是要去的，毕竟购书目录之外有那么多书，也许就能淘到自己想要买的。”说着，微微一笑，露出带有一点期待的、那种爱书之人独有的表情。

到了京都古书会馆后，老师和我各自分头淘书。书市共有十六家书店参展，书架摆满了整个楼面。在一堆特价书里，我看到一本名为《嵯峨野明月记》的书。现在的住处就在嵯峨野，我见到这个书名，不由心里一动。嵯峨野在京都市的西面，位置比较偏僻，好处是离岚山很近。傍晚吃过饭之后，我常常沿着桂川散步到渡月桥边，吹一会晚风，整理一下论文的思路，再踏着月色回到住处。

拿起书翻开一看，才知道是辻邦生的历史小说，内容是通过本阿弥光悦、俄屋宗达、角仓素庵三人各自的独白，道出嵯峨本的由来。十六世纪末至十

我第一次知道海德格尔是在高一老罗的历史课上，今天没什么稀奇，但那是在一九八二年秋天。那节历史课有点尴尬，之前我们投诉了他，被投诉的他在课堂上突然抬起头讲起了海德格尔。老罗讲了海德格尔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记住了这个哲学家的名字。

我们称老罗为老罗，他其实是个小杆子，刚从一所很有名的师范学院毕业出来。他这样的毕业生，本不应该到我们这样的乡村中学来的，不知道为何居然分了来。老罗的性格有点内向，给我们上课也不让班长喊起立，只是向我们点点头就开讲。开讲后我们就不存在了，或者开不开讲我们都不存在，因为他只管对着备课本说话，说的什么也只有第一排讲桌前的几个人能听清。一节课时偶尔也会抬头扫我们一眼，但大多数时间里他的眼睛只在课本和讲义上移来移去，有时候看着课本愁眉不展，干脆不说话。下课铃一响，不论他嘴里的那句话有没有说完，他都会说：“好了同学们，就到这里。”老罗宣布下课的声音比上课的声音要高，但大约也只有前排的人能听到。宣布完下课，他会仔细地收拾课本、讲义，在反复检查没落下什么东西后走掉。离开教室，他还是如前面上课的时候一样，淡淡的，是一种忧郁又轻松的孤独。如果接下来没课，他会低头走向我们教室后一排房子的那间政史地办公室，有课的话，他就径直走到下一个班级门口站在走廊上等。不和任何人说话，有时看看天，有时就摆弄自己的手指头，他的手和他的脸一样，给人一种隐晦的伤感。

我们极度失望，觉得历史课索然寡味，还不如初中时在社会发展简史课堂上听老师给我们说人类与大猩猩的区别。老师说人类与大猩猩的根本区别是人类可以制造并使用工具，孟祥敏立马说不行，我们家狗能替我们家人开门，于是孟祥敏站在了教室的后墙根听课，我们觉得特有意思。现在，老罗老师一堂课都在自顾自地说话，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话声音那么小。为这个事，我们第一次找班主任，班主任说老罗老师刚毕业，紧

张，他学问大着哩，你们要耐心；第二次找班主任，班主任说行我找老罗老师说，让他上课声音大点儿。隔了几天，罗老师在课堂上果然能让后面的人听清他在说什么了，但大约只十分钟不到，他又自言自语去了。要命的是，他始终不看人，不理我们，就当全班人是空气。他说啊说啊，眼睛在课本与备课讲义间扫来扫去，擦住讲台的左臂在微微颤抖，颤抖颤抖，我们都觉着他是在与讲台过不去，只有王八一坚决认为老罗是在与自己过不去。

我们不再安安静静地听课，开始睡觉，窃窃私语，看各种小说。我就在老罗课堂上重读了赵本夫的《卖驴》还有《“狐仙”择偶记》，从孟祥敏的手里抢来了一本《十月》，那上面刚好有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也是在老罗的课上看完的，梁三喜让我热血沸腾。对我们的这些操作，老罗不管不问，任由我们，他自己只在那儿窃窃私语。我上课看小说投入得狠，据王八一说，老罗其实也会偶尔抬起头来看我们，但只要有人这时候也抬起头看他，目光一接触，他立马把头低下又自言自语去念讲义了。终于有一天，学生的窃窃私语变成了嗡嗡说话，把我直接从小说里拽了出来。我抬起头四看，教室里奇形怪状，但老罗旁若无人地念自己的讲稿，上下嘴唇不停地翕动，像极了和尚念经。这时下课铃响，他抬起头来，似乎有些难为情，但瞬间又平静成那种既忧郁又轻松的孤独样子，仔细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后，又动了下嘴，应该说的是“好了同学们，就到这里”，然后走掉。

有一批人主张向学校要求更换老师，



# 自言自语的老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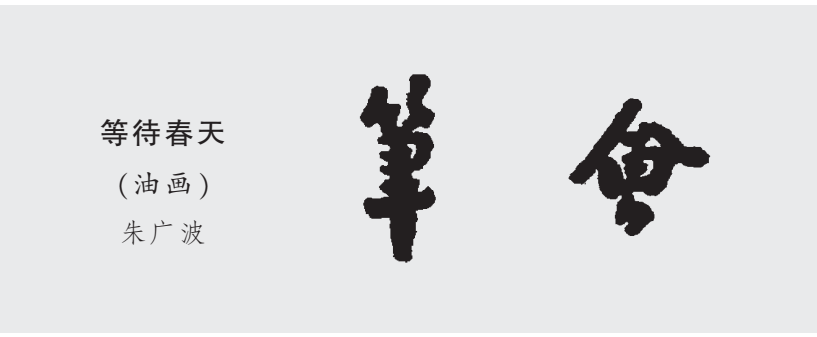
张莹

有一批人表示无所谓，还有少数几个人反对换。反对换的人中有我和王八一，我的理由是老罗课上有种东西其他老师没有，其实我还有个私心就是在老罗课上可以看小说，王八一的理由是老罗极好的你们懂个屁。但换老师的动议还是占了上风，最后的决定是投诉，于是班长代表全班起草了一封措辞慷慨激昂的信给校长。校长没有回信，但显然找了老罗。因为隔一周再上课时，老罗破天荒对我们笑了笑，很温和，破天荒第一次抬起头来面向我们讲话，只是眼神不在我们脸上，直接到了教室的后墙上。他不知望着后墙上的什么东西说道：“校长说你们给他写了一封信，把我表扬了一番。”他顿了顿，“很惭愧，我知道你们没表扬我……我想时间长了会好，希望同学们给我时间。”他这一番解释让我们立马觉得对不住他，有几个女生还转过头来往班长那个方向看了看。

随后我们上课，就在那节课上，老罗给我们讲了海德格尔、萨特，还有几个名字。我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一定提到了时间、历史、存在之类的，我看到了他的眼神里有闪耀的神采。他的语气坚定，果断，有力。他的脸变得生动，脸上写满向往，他的忧郁又伤感的气质更加迷人，班上好几个女生张大嘴巴，我觉得哲学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那节课余下的时间，老罗没再低下头看讲义和课本，可能讲义上面也没写，他滔滔不绝地讲，根本停不下来。记得下课铃响时，他正在说“哲学是人类的灵魂”这句话，没说完，他还要说什么，但下课铃响了，他照例说了句：“好了同学们，就到这里。”之后收拾东西，仔细查看，走出教室。他的声音依然不大，人也不慷慨，但我们这次听得清清楚楚。

也就只有那一堂课。再上课，老罗又回去了，他自顾自说话，不管我们内心的焦急。不过老罗还是多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他以前只是左手撑着讲桌，低头，眼望讲义与课本，现在是左手照例撑讲桌右手拿着粉笔开始不停地在讲桌上写东西，很认真，写得很快，不停地写，边说边写。他写的内容就是说的内容呢，还是固定写一个词语或一句话，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下课后老罗离开教室，讲桌上就剩厚厚的粉笔灰，只在讲桌的边缘还留着划下的那些杂乱无章的线条。

奇怪的是，我们再没人写信给校长干扰老罗老师自己的世界，我们容忍了他课堂上的自言自语。前几排的同学曾零星地记下些他课堂上的话，他经常会说，这几句划下来，这是核心理念。但吸引我的是老罗对某些课本内容表述的评价，我听到的人说，他在念了一段文字后总有评论，比如他会说，“这个表述应该认真讨论”，“这种判断没有逻辑支撑”。他在讲台上写



等待春天

(油画)

朱广波

笔会

# 嵯峨野的旧时月色

杨月英

逛了一圈，又挑中一本《本草关系图书目录》。这本书是将日本国会图书馆的白井文库和伊藤文库，以及馆内其他植物学相关的书籍编纂而成的书目。我对植物感兴趣，看到书名就觉得非常惊喜。虽然现在电子检索非常方便，但对于研究来说，纸质书目仍是不可或缺的。电子检索需要自己输入关键词，但自身的学力所限，能够想到的关键词只是沧海一粟。有了纸质书目，就能按目索书。我本来以为这对于学术研究是常识，但有时和师辈的朋友聊天，发现很少有人没有翻阅纸质书目的习惯。如今已经是电子时代，电子检索固然方便，但如果只用电子检索，很容易遗漏重要文献。我有时觉得电子时代的便利之中，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陷阱，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白井文库为植物学者白井光太郎的旧藏，曾在旧书店购得白井光太郎所著的《日本博物学年表》，对于了解日本的本草学者及相关著作、出版物非常实用。伊藤文库是植物学者伊藤圭介的旧藏，我去年买到过一

付过书款以后，向老师道别，听老师说这次买到了两册长泽规矩也编纂的书目。书目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购得，但是缺少随书附赠的小册子，一直想要补齐。这次买到的书目不仅不缺少附赠的册子，而且上面还有长泽规矩也的签名。我听了也很为老师感到高兴。又觉得古书市果然是神奇的所在，像是探幽寻宝一般，购书者总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书籍，没有买其他的东西能比买书更有意思了。

回到住处以后，翻阅起今天购得的《嵯峨野明月记》。本阿弥光悦三人反复说到在当时的战乱年代，盛衰无常数，人命如朝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他们最终决定制作完美的书籍，惟有美能够永恒。嵯峨本的制作，正是在无常的世中之中，追寻永恒的那一个支点。书里的情节，描写房舍被破坏，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死去。死生亦大矣，而对于制作完美书籍的执著，更在生与死的宿命之上。

我不知道嵯峨本的制作，历史上是否确实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或者这只是小说家的推测。在这本书的独白里，有很打动我的情节，那种对于永恒之美的追求，读到的时候觉得非常惆怅。

过了十月份，天气开始转凉。这几天晚上散步的时候，明显感受到秋意越来越浓。晚风吹在身上的时候，抬头望见天上的半轮秋月，觉得天地旷远，而月亮好像是用泛黄的古纸剪裁而成的一样。